

17.05

荆门文史资料

第一辑



附第九辑目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荆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开创我市政协文史工作的新局面……

……………刘声玉 (1)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巩固荆门敌后抗日根据地……刘 真 (4)

漫天烽火忆荆南……………杨震东 (19)

荆南王家草场伏击日军的战斗……………郭 础 (32)

一次特殊的战斗

——回忆在日军据点内的斗争生活……………喻和清 (34)

在革命斗争生活的起点中

——忆在国民党特别党部中的工作片断……………章惠民 (43)

荆门城关中学生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片断……………王谦君 (49)

一九四三年夏敌后袭扰战……………顾相贞 (54)

一九四三年五十九军秋季攻势概况……………顾相贞 (60)

荆钟宜地区抗战纪实……………宋德瑞 (66)

荆门沦陷时期日伪组织概况……………李德兴等 (75)

江汉重镇毁于一旦

——日军轰炸占领沙洋情况……………沙洋文史征集组 (97)

血泪斑斑的掇刀石飞机场……………吴孝民等 (103)

在家乡沦陷的日子里

——日军侵占荆门城南纪实……………全庆光 (109)

尽忠报国 荆人永怀

——市人民政府为张自忠将军重建纪念碑……石顺锦(116)

“天皇号”敌机坠落始末……沙洋文史征集组(120)

回忆日本大姐……胡国庆(122)

旧沙洋镇工商经济概况回忆……冯锦卿(124)

荆门旧城概况……刘声远(136)

小资料:

抗日战争中荆门人民的损失……周立言(108)

编后记……编者(149)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开创我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

荆门市政协主席 刘声玉

《荆门文史资料》第一辑，经过多方努力，现已试编出版，供读者和有关部门研究、参考，以进一步调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全国政协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倡导下，政协文史工作从一九五九年就开展起来了。它的任务就是要为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为历史研究与教学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从辛亥革命以来，荆门人民就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先烈们在这块土地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战，谱写了不少壮丽的历史诗篇。前人创建的历史业绩，是荆门人民共同的财富。用历史知识教育人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把本地区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甚或编成乡土历史教材来启迪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能起到更为亲切、真实的效果。使大家知道前辈创业之艰辛，今日幸福来之不易。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从而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爱社会主义的热忱，奋力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洪流中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就是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美德，是推动祖国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的思想基础。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要进一步地清除“左”的残余，扩大史料的征集面。对那些在政治上爱国的，赞成民主的，对国家独立、民族发展、社会进步做过有益工作的人和事，不论其属于何种阶层、何种党派，都要征集他们的史料，给予公正的评价。就是对于反面人物，也要站在严肃公正的立场上，客观地分清历史是非，用历史教训来激发人们爱国热忱。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就在于能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加广泛地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海外爱国人士，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发挥积极作用。

文史资料工作，要始终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我们提倡撰写文史资料时要“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夸大、不缩小、不溢美、不贬损、不臆度、不杜撰”，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为了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也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编辑的文史资料，主要是属于追忆、记述性的史料，难免在某些具体情节上有不准之处，还需与知情者、读者共同商榷探讨、补充、订正，以保证史料的真实和准确。

目前我们文史工作的突出任务，就是做好史料的征集和“抢救”工作，把“广征博采，全面征集”和重点征集结合起来。从辛亥革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时期内，凡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工商、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技、体育、民族、宗教、华侨以及社会诸方面，不论是属于敌、我、友那个方面的史料，都要征集起来。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和群众运动方面的史料也属我们征集的范围。我们征集的是以“亲历、亲闻、亲见”

的第一手资料为主。对那些阅历丰富而又掌握有“三亲”史料的老年人士，要抓紧“抢救”史料。这项征集和抢救工作，要靠大家来做，首先要推动政协委员和政协各种组织来做，还要组织、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各界人士以及文史工作的爱好者共同来做；还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史资料征集网，从多方面同心协力，抓出成效来。

祖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史工作任重道远。目前我们的工作只是迈开了第一步。希望我们市政协委员、各界人士和热心文史工作的同志，共同肩负重任，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虚心学习外地经验，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发扬成绩，再接再厉，耕耘好文史资料工作这块园地，让它枝叶繁茂，硕果累累，更好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为荆门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巩固荆门敌后抗日根据地

刘 真

荆门和襄西各地的党组织，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抗日战争的早期阶段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较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党组织，又是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建立起来的，较少受到当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把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整体来指导工作，开展党的活动。不论是党组织处在地下时期，还是后来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都是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前提下，注意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建立和发展了各方面的统战关系，对于我党领导荆门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坚持五年多的敌后游击战，巩固抗日民族根据地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就是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仍继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一)

我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从当阳调到荆北来的。那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钟祥县城，襄西危在旦夕。蒋介石密令第五战区“肃清共产党”，曾霞（即曾志）同志从驻军内部得到情报，已布置“农村合作办事处”的同志们先后转移，她自己也转移到鄂中去了。一些公开建立的阵地停止了活动。荆当远中心县委成员原来

分管的一些地区，也作了适当调整。苏震同志接替了中心县委书记，我接替了吴云鹗同志原来分管的荆北、钟西两片工作。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已经转为组织敌后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

到荆门后，我首先找到了李云程同志，他那时在国民党的第一区区长梁焕文手里当区员。他向我介绍了荆门地方政治形势，着重谈了城北的张葆初，城西的万人杰，城南的左墨香和龙剑平等几个实力人物的情况。

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荆门的地主阶级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冲击，内部有了很大的变化。城南城北派系繁多，各霸一方，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权夺利。城北的常、罗、李、傅四大地主家族，只是偏居一隅。他们当中的罗贡华，虽然仍被荆门地主阶级奉为首脑，但长期在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任职，只是通过他的代理人来影响和控制荆门。地方实力多半掌握在镇压农民运动、依靠反共起家的一些人物手里。大革命时期的首脑人物，是大地主陈祥阶。他在城北依靠张葆初，城南依靠左墨香，左右着荆门的局势。左墨香本来是玩汉流、同土匪坐地分赃的地棍，拜陈祥阶做干儿子以后，当上了反动团总，靠镇压农民运动而逐步发展成为城南的大地主。他杀害过不少革命志士和农运中的积极分子，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与农民有不共戴天之仇。张葆初也是靠陈祥阶的赏识和支持，当上区团总和城北团防副总团长的。陈祥阶死后，他们两人始终是城南、城北两大势力。所不同的是左墨香有财有势，党羽爪牙甚多，张葆初的田产不多，主要是历任荆门地方政、警、军、财等要职不绝，是个政治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城南、城北的士绅们都要同他打交道。万人杰是城西的士绅，信奉基督教，长期在教育界，可以说是“桃李满荆门”。他不搞武装，主要是在政界有影响。特别是在城西周家集、却家集等地，以至荆当边境，那里的区、乡、保、甲人员，三教九流，以及象聂志新那样的土匪都信服他，拥护他。他

在政治上也是反共的。龙剑平那时是十里铺区的区长，还担任过县三青团分团部的主任，城南的青年士绅都拥护他。他同左墨香有矛盾。但是什么内容、什么性质的矛盾，并未弄清楚，只觉得这个人是国民党，又搞三青团，是城南青年士绅派的首脑人物。他比左墨香年轻，发展下去可能比左墨香更危险。那时中心县委对这些人，抗战以后在政治态度上有无变化，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他们有无影响，都未来得及认真调查分析，只是一般地对他们都持以戒备。那时，我也没有认识到其中有争取的可能。

到了荆北以后，暂时住在叶云同志家里，同黄道屏、叶云、王炎等人讨论过荆北的政治形势，发现荆北党组织已经通过张葆仁同张葆初建立了联系。

张葆仁原来是个大家庭。大哥张葆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家闲住。二哥叫张葆善。兄弟三人虽已分住，但在南桥都是有名气的士绅。他本人在武汉读书时，参加过大革命活动，坐过牢。回来以后，就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办起了“立达小学”，立志为家乡“启发民智，培育人材”，是个具有卓识远见的行动。“七·七事变”后，他拥护党的主张，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张清华（芳松）和黄柏青从宜昌调来后，就在那个学校以教书为掩护。后来柳之一（近陶）也去到那里，三人就秘密地建立了地下特别支部。张芳松走后，马仲凡、周方琳又来了。他们一面教学，一面宣传党的主张，传播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后来那里的学生有很很多成了共产党员，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时党组织曾讨论过张葆仁的入党问题，认为以他在社会上具有的特殊地位，放在党外比吸收入党的作用更大些。因此一直到荆门沦陷以后，张葆仁被国民党逮捕，病死在恩施监牢里，始终没来得及解决他的入党问题。他是真诚与党合作的好同志。在掩护党的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都为党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张葆初虽然是反共出名的人物，但从他的历史表现来看，与左墨香大不一样。他杀过不少真正的土匪，落下个“张蛮干”的绰号，但他政治上并不糊涂。他从来不认为共产党是“土匪”，而承认是一个政党，“同国民党是政党之争”，“要消灭共产党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在反共方面，总是留一手。比如在参加“剿共”时，不残害掉队的红军战士；对在家乡隐蔽的共产党员，只要没有公开暴露，他可以不问。他很清楚叶云等人早就参加过革命活动，却还是同他们往来。他同张葆仁是堂兄弟，往来也很亲密。虽然可以说他在政治上圆滑，但对我们来说却不算是坏事。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同叶云、王炎等人在一次谈话中，表示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赞成我党为抗日救国所制定的新政策、新主张。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对于象张葆初这样一个在城南城北都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因而使我产生了争取张葆初的想法。后来通过多方面的了解，和从几件具体事中考察，这个人确实可以成为我们争取的对象。

一九四〇年三月，荆钟南宜特委（由荆当远、南宜保两个中心县委合并组成），在叶家闸开会，决定积极准备武装力量，以便在敌军渡河后打游击。会后各地的党组织都积极设法买枪，搜集武器。这时国民党反共正闹得很凶，有两处地方都出了事。段玉美同志在子陵铺被捕，郑家坤同志也同时在冷水铺被捕。我们找张葆初营救段玉美，荆北区委也向梁焕文进行活动。不几天，就把人放了，只是把枪没收了。但是冷水铺属钟祥，营救郑家坤同志的工作没成功，被国民党杀害了。这“一杀一放”证明了张葆初还是可以争取的。

在此以前还有过一件事。那是我们想打进南桥联保办公处里去掌握枪支，但是联保主任张继轩很坏，不同我们合作。黄道屏同志就组织地方人士，抓住他贪污的事实把他告掉了，想让王炎打进去当联保主任，没有成功，才换上对我们比较好的刘虎臣。

但被张继轩抓住进行反告，说刘虎臣是被黄道屏操纵的。告掉张继轩，张葆初在其中帮了忙；张继轩反告，又是他给我通报的消息。后来因有人告密，我们才把黄道屏和王炎两人调离南桥，让叶云同志到叶家闸保当保队副，用“防匪保家”的名义，搞到十来条枪，后来成为北山打游击的一部分武装基础。

当时，我只见过他坐着轿子从叶家闸经过，没有直接同他见过面。在日本人渡过襄河的那天晚上，我同叶云、叶云的父亲三个人赶一条水牛，在上北山的路上，遇上了国民党的军队，把我同叶云拉伙到上泉寺，花了点钱才放回来。叶云先去北山。我要去栗溪刘文轩家联系马仲凡等人，在姚家河又碰到另一夥国民党军队，把我拉到东巩，在那里脱身回来，已十分狼狈。路上到处兵荒马乱，只好打着找张葆初的幌子。走到永盛集附近，遇到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听说我是找张葆初的，就很客气地告诉我：葆初先生正在永盛集，并主动引我去见他。张葆初一见我就连声招呼：“李先生（我当时化名李方震）来了，辛苦！”马上自己到厨房弄来热水给我洗脸洗脚。由此可见，他早就认得我了，当然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从这次起，我们才直接见了面。后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国民党新二军，在城南同我们新建的独立团打了一仗，抓了我们一些人带回城北，交给了国民党县政府。其中有很多是我们的党员骨干，象杨奇、刘建章、汪德裕等都在里面。那时是王伯青当县长。我们通过张葆初去做王伯青的工作，除了杨奇、李××两同志被新二军杀害以外，王伯青把刘建章等同志全部放回来了。

一九四一年春，我们打垮了左墨香，开辟了荆南根据地。国民党县政府派张葆初当“驻城南办事处”主任，到柴家集来，见到了王瀚同志，想同我们谈判，在城南设立乡、保机构，为他们收粮收款，充实其财政收入，被我们婉言拒绝了。这时，王瀚同志曾问过他对时局的看法，他很坦率地说：“我有过反共的历史，

这是你们知道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做了一些坏事。自从抗战爆发，我就不反共了。现在日本人打进了荆门，占领了我的家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赞成共产党团结抗日，赞成减租减息和联合一切力量抗日的政策。”又说：“我是奉命而来。”

“国民党同共产党出现这样大的裂痕（指“皖南事变”）是不应该的。其实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要取代国民党也不容易。”谈判未成，他把“城南办事处”交给了王伯膏，就回城北去了。后来我们同王伯膏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统战关系，直到抗战结束。

城西的万人杰，从武汉回来以后，就在周家集附近办起了“求实中学。”我们通过陈继衡（当时是党员，万人杰的亲戚）安排赵石同志在那里教书。赵石是特委书记，在一九四〇年春到六月份，那里实际成了特委活动的中心。我同他们的教导主任周炳南见过面。那里有一些学生，后来也成为我们的党员。

此外在子陵铺还有廖卜三，荆东有姚明阶，石碑有严贯一，皮家集有岳佐民，此时都同我们有一定的统战关系。不难看出，重建的荆门党组织是有战斗力的。叶云、段玉美、黄道屏、李纯斋、杨震东、宁玉庭这些同志，革命意志是坚定的，执行党的政策是坚决的。除了抓枪杆子以外，还发挥了统战工作的威力。分化了地主阶级，争取了朋友，取得了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抗日派的赞同。当然，这只是一些在荆门沦陷前的事，只有在日军侵入荆门之后，各派势力，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或者是中立，才能真实无遗地表现出他们的政治态度来。

（二）

在争取友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九三八年春，吴显忠、郑速燕等同志，以“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荆门县指导

员办事处”的名义来荆门，秘密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这个组织是董必武同志通过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里的爱国民主人士李范一、石瑛等老先生的关系而成立起来的。办事处主任是吴显忠。成立地下荆门县委以后，郑速燕同志是县委书记。八月份，曾志同志来了，担任了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的“视察员”。武汉沦陷时，敌机狂炸荆门，整个城区只剩下北门外三里街几户人家未走。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人员都跑下乡去了，唯一坚持未走的就只有“办事处”这个机构。三十三集团军总部来后，找不到地方政府，只有依靠“办事处”的同志来做工作。所以地下党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有很好的关系。张克侠（中共特别党员）同志，此时也和曾志同志认识了，他帮助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们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统战工作，以及在农村组织发动群众等方面，都做得很有成绩。比如“军民合作大饭店”，实际上是地下党的联络站、交通站，又是我们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公开阵地。“消费合作社”，解决了当时群众吃盐的困难，争取了很多群众。“指导员办事处”还可以直接对县长、区长等人做宣传、统战工作。虽然国民党政府里、军队里有一些反动分子指控过他们是共产党，但有张克侠同志的掩护，张自忠也不愿公开反共，所以工作还是能顺利进行下去。后来蒋介石密令反共，又是张克侠同志通知我们，得以安全转移，没有受到损失。

杨震东同志运粮一事，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那时日军同我们隔襄河对峙，沙洋有一批军粮，急于抢运到河溶镇。地方区、乡政权根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国民党荆门县长李福振急得一筹莫展。张克侠同志知道后，找曾志同志商量，看能否通过我们的力量来帮忙。曾志同志考虑了城南党组织的基础，合作社和群众组织的发展情况，认为可以，但是以李福振出面来找“办事处”为好。这就有李福振要求帮助运粮的事。运粮工作

是杨震东同志具体执行的。好处是支援了友军，支持了抗战，同时也锻炼了城南党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这次运粮是有运费的，不是白干。合作社的同志，把运费全部发给了运粮群众，自己参加运粮工作，昼夜奔忙，没有要运费中的一分钱。各方面人士从这里都看出我们真正是为国家、为农民办事的。当时龙剑平同志对此就很受感动。后来在他当襄西行委主席时，有一次同我闲谈，我试探的问他：“我们那时在城里办饭店，运军粮，你知道不知道？”他笑着说：“我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只不过你们那时对我很冷淡，我又在十里铺当区长，离县城太远。运军粮那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在十里铺向群众讲话时，总是说你们合作社好，跟着运粮队跑来跑去，千辛万苦，一个钱也不要老百姓的，完全是为了老百姓，确实是真诚抗日的。”这就促使他更加坚定了靠拢我们的信念。这是好的一面。不好的是过早地暴露了我们党在荆门的力量，暴露了杨震东同志的身份，成为后来杨家集反动地主告状的内容，导致杨震东同志不能将联保主任继续当下去，使荆南党组织过早失去了合法地位，只是秘密地搜到一些枪枝弹药。

此时除张克侠同志以外，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同志（也是我党特别党员）也帮了我们不少忙。通过鄂西北区党委的工作，他“送”给我们一个搜索大队，一百多条枪，后来成为独立团发展的基础。在对日作战中也进行过合作。他们到荆当根据地来，我们给安排吃住，保证他们的安全，同他们交换情报，他们也支援我们一些弹药和药品。我们还把俘虏的日军和缴获的日军战马、军需品送给他们，以交换弹药。这种交易，以后从一七九师发展到三十三集团军其他一些师。在香炉山我们还同一七九师配合打过日本人，在荆南配合过三十八师破坏荆沙公路。他们的军队来到我军防地之前，都是先打招呼，说清楚是为打日本人来的，还是来反共的。只有一次，是一九四二年春天，我军在香炉山同他

们打了一仗，那是不该打的。人家已经说清楚了是来反共的，我们只要让开，他们就可以回去交差了事，何必还要同人家打呢？那件事后来受到了上级批评。当然，以后的关系还是搞好了。从整个来说，我们同三十三集团军的关系还算是好的。真正反共的军队，是陈大庆的新二军，属汤恩伯集团军。另外就是曾先成、刘黎辉和姚金陵，还有郑家良等人的地方游杂部队。

(三)

一九四〇年六月，日军占领宜昌后，荆当地区敌顽我的基本形势是：日军以当阳县城为指挥中心，十三师团部驻那里。荆门为其右翼重要据点，驻一个旅团，沿汉宜、荆沙、荆当三条公路遍设据点。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驻远安、南漳、宜城一线。国民党荆门县政府及所属部队逃到荆门北部山区仙居、刘猴集一带。荆门城南沦陷区为周赞延、左墨香两个地主武装集团盘踞。周占有沙洋以西地区，左占有荆门至十里铺公路两侧，其巢穴则在杨集、五里铺以西之四明山。〔注〕

如本文第二节所叙述的，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对我们党是友好的，这对襄西我党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有利的，襄西党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但日军兵力的配置（荆当沦陷之初，日军的配置主要是对付国民党正规军，一九四一年二月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六团进入襄西后，才开始分兵警戒和反复扫荡我军，并抢修团林铺至河溶公路，以分割控制我荆南根据地。我军民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破坏斗争，使日军修路计划失败。）荆南土顽的崛起，则给襄西我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极大的困难。

日寇入侵荆当后，两县党组织按特委原定计划，将合法掌握与秘密搜集的武装分头上荆钟边界的北山和荆当边界的香炉山，而党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香炉山。这是因为当阳县委以合法名义

掌握的武装（约七十条枪）比北山的武装力量要强得多。香炉山地区的当阳一侧，我党组织基础较强，群众条件较好，能取得财粮供应。香炉山虽不如北山高险，但回旋区也不小。当阳国民党县政府及其武装已逃到县境北部，沦陷之初土顽尚未兴起，无人与我争夺这块地盘。香炉山的荆门一侧，北面周、却家集，万人杰持反共态度，但他手里没有武装；南面张家场廖和堂只有少量武装，不足与我抗衡。唯一的不利条件是距日军指挥中心当阳城只有二十公里，距日军另一个重要据点育溪河则不足十公里，对我根据地威胁较大。

按特委一九四〇年三月叶家闸会议所制定的计划，荆门、当阳两县委，应以当阳两个乡的合法武装，会合荆门有作战指挥经验的一些老红军干部和他们搜集的武器，在日军侵入荆当后，立即建立游击队，控制香炉山。这个荆当两县县委共同建立的荆当抗日游击队，在未得到豫鄂边区党委批示以前，仍用当阳县的合法名义进行公开活动，并加强对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和周围各种武装势力的统战工作，以求生存与发展。同时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反共势力的干扰与袭击。荆当沦陷之后，荆门、当阳两县委在执行这一计划时，当阳县委的个别同志突然以日军威胁太大，无法在香炉山立足为理由，提出要将部队编入左墨香部。当阳县委经过争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特委委员李守宪一方面指出将部队编入左墨香部不符合特委叶家闸会议精神，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解释说：为了不使当阳党组织在日军入侵的紧急时刻陷入分裂，同意将部队暂时编入左墨香；从当阳撤出县委书记王建桥，县委组织部长王全国，并约定“编左”后的联系办法，以待上级党进一步指示。

特委以香炉山为根据地，汇合荆当两县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计划在执行中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荆门县委在荆南基础较强的地方，如杨集、五里铺等一带，

这时已成为左墨香的巢穴，一些党员家里都住着左的部队。加之荆门的同志从当阳撤回时已经有些暴露。荆门县委处境十分困难。王建桥、王全国两同志是外乡人，在荆南东躲西藏，随时都有被左墨香发现而遭逮捕的危险。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龙剑平出来了，形势才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龙剑平是荆南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日本人来前是十里铺的区长。同荆南大地主左墨香有矛盾。日本人来后，龙剑平就用他掌握的区武装和柴家集李家谟、郭先春的武装作基础，成立了“荆南自卫大队”。后来接受左墨香的邀请，编到左墨香那里。杨震东同志同他很熟，龙剑平主动要杨震东参加他的部队，又把别人的一些枪交给杨，成立一个分队。王建桥、王全国为了隐蔽，在那个分队里当兵。当时对龙剑平还不放心。去后不久，就被坏人告密。龙剑平接到命令就找杨震东，杨震东不敢承认。后来龙剑平向杨交底，明确表示决不加害，还要请共产党派人来改造他的部队，杨震东才说了实话。建桥同志是以“担风险”的心情去同龙剑平谈话的。一谈就谈好了。全国同志留在那里改造部队，发展队伍，成为扭转荆南局势的重要因素。

日军在当时对荆南控制很严。除在荆门城关驻有旅团部以外，沿襄沙、汉宜等公路和其他交通线上，都有他们的据点。但在广大农村却有很大的空隙。那时荆南除左墨香以外，在后港、曾集一带有周赞廷，李市有王伯膏的儿子王广益，后港南边有杨春芳，十里铺以西有毛泽。但对我危害最大的是左墨香。他盘踞着我们党计划要建立的根据地的心腹。这里既是荆门党组织集中的地区，又是我军联系当阳、石牌的枢纽，军事上势在必争，所以左墨香成为我党我军的心腹之患。加之他同日本人有勾结，我军师出有名。于是决定争取王伯膏，撤下周赞廷，集中力量打左墨香。打垮左之后，刘宝田同志的部队带了出来，龙剑平也带着他的大队参加了我军。荆南原先被左墨香占去的地区又回到了我